

庫文
種千
編主

宋元學案

(二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二十)

黃宗羲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卷四十八

晦翁學案表

章齋子 延平白水籍	子塾	孫鑑
溪屏山門人 元城龜山譙	子在	曾孫浚
氏武夷豫章 再傳	從孫洪範	別見介軒學案
涑水明道伊 川三傳	蔡元定	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安定泰山濂 溪四傳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李燾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輔萬	別見潛庵學案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葉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杜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蔡淵

蔡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蔡沈 別爲九峯學案

陳淳 別爲北溪學案

陳易 別見北溪學案

廖德明

李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余元一

趙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趙崇憲

趙崇度

並見玉山學案

趙蕃

宋之源

劉黼

許子春

並見清江學案

彭龜年

趙善佐

張巽

潘友端

胡大時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王瀚

王洽

詹儀之

李大同

周介

鄒補之

黃謙

王介 並見歷澤諸儒學案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高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定 別見說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孫應時

諸葛千能

周良

包揚

包約

包遜

石斗文

石宗昭

喻仲可

趙師葳

趙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又一百五十五人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私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吳柔勝 子淵

父□ 子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縝 子□ 孫□

柴中行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詹初 別見勉齋學案

蔡和 別見北溪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謝夢先 別見木鐘學案

陳均

趙汝騰

孫必昌

陳仁伯

陳旅 別見草廬學案

方鎔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余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俞浙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熊朋來 子太古

俞琰 王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並朱學續傳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汝覲

韓元言

別見和靖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方未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石磬

杜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何鎬

並晦翁講友

項安世

黃樵仲

陳景思

並晦翁學侶

趙不息

孫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孫汝諧 別見水心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劉光祖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並晦翁同調

晦翁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梓材案朱子學案本稱紫陽謝山序錄定爲晦翁學案又案諸儒學派自龜山而豫章爲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爲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爲三傳序錄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其實朱子本師劉白水爲龜山門人亦祇再傳耳

延平門人楊胡再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嘗爲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先生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

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

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

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所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切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尤庸妄之輩。參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無以發其陰。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難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剛正之人。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輒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間。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頽弊于下。大率習爲輒美依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

穀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州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命拜。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

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臣願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人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隕于死亡之際，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粗可居。下詔自責，減省與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義，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